

追梦的人生
有无限可能

| 知言

在杭州，有这样一支特殊的摇滚乐队，乐队成员除了穿戴着代表摇滚气质的皮裤、墨镜之外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满头的白发和代表岁月沧桑的皱纹。

乐队名叫“摇滚奶奶”。如名所示，这是一支由爷爷、奶奶们组成的摇滚乐队，成员平均年龄超过70岁，最大的已经87岁。

他们都是退休后才开始学乐器的，退休教师董云蓉是这支乐队的灵魂人物。她64岁学习吉他；68岁因翻唱《因为爱情》在网上爆红；79岁带领一帮同龄人组建“摇滚奶奶”乐队，登上央视舞台，开启“摇滚人生”。

一提到老年生活，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含饴弄孙或者侍弄花草，可董云蓉他们偏偏不是这样。

这些年，“摇滚奶奶”经常是什么歌流行就学什么歌，学会了就录成视频传到网上，已

经录了200多首。年轻、时髦，成了大家对他们最普遍的印象。

正如董云蓉说的那样：“会玩的人是不会老的，老年人不一定非得把全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，有音乐、有朋友也是一种精神慰藉。”尽管岁月印迹爬满了乐队成员的面庞，但年轻的灵魂与摇滚热情不倒，他们用音乐传递着对生命的感悟：追梦的人生有无限可能。

其实，不只是老人，每个人都需要积极地对待生活，勇敢拥抱新鲜事物，敢于尝试，乐观面对生活的变化。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正如“摇滚奶奶”在歌中唱的那样：“我想再活出我的青春……大家一起跟上这个时代，哪怕脚步会慢一点。”

年龄从来不是生活的枷锁，年轻也不只是青春时刻，只要怀揣梦想，勇敢向前，人生便会有无限可能。



幸福创业“三重奏”

| 本报记者 张智超



在新华区物华小区附近，有家老七烧烤，49岁的张成国是这里的老板兼主厨。

对他来说，每天最幸福的事，不是忙了一天之后，躺在床上片刻清闲，而是他在后厨忙活着，往收银台瞅一眼，就能看到85岁的老娘和10个月大的外孙女。

张成国的饭馆一共两层，面积有400平方米。别看才开了十来个月，但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老主顾。每到饭点儿，老饕们便寻着香味儿纷至沓来，楼上楼下座无虚席。

饭馆生意红火，不光是因为张成国手艺好，更因他为人豪爽、好交朋友，一来二去就和食客们混成了好兄弟。

熟悉的人都知道，张成国能有现在这份事业并不容易。

他16岁出来闯荡，在后厨当学徒，一个月才挣80元钱。钱不多，他舍不得花，都攒了下来。

20岁出头，他学了一身煎炒烹炸的功夫，用攒下的钱在街边干起了大排档。那时候虽然只有七八张桌子，但炒菜、洗碗、算账这些活全靠张成国一个人。

大排档从中午开到后半夜，最后一个客人什么时候离开，张成国什么时候收摊。之后，

还得赶到市场采购白天要用的食材，蔬菜要最新鲜的，小龙虾要一个个挑，“人口的东西马虎不得”。

冬去春来，大排档的灶火满足了一拨又一拨食客，也圆了张成国的父亲梦。

5年前，他在沧县医院对过开了一家小饭馆，多年的老主顾也纷纷寻着味儿跟了过来。

店不大，算上厨房才一百来平方米，但张成国挺知足，再也不用担心风吹雨打了。

去年，女儿怀孕，张成国要当姥爷了。这可把他高兴坏了，每天曲儿不离口，浑身上下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他租了一间更大的门市，整天笑着说，要给小宝贝儿多攒些奶妈钱。

去年11月，张成国新店开张，和外孙女出生的日子没差几天。

新店比过去大了许多，张成国特意在收银台旁放了一张茶台。老娘平日里在家待着无聊，他隔三五就把老娘接到店里来。

饭馆里，离不开张成国的地方很多，他每天忙前忙后，连口水都顾不上喝，恨不得脚上踩着风火轮，可每当从后厨门帘缝隙往外望去，看着那一老一少满脸笑容，他就觉得：忙也是一种幸福！



徐永昌时常在想：握惯了抹灰铲的手，如今改握奶油抹刀，好像也没想象中那么难。

从建筑工到糕点师，继而又在北京、沧州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蛋糕店。这些年，徐永昌和家人吃了很多苦，但收获更多的是甜蜜和幸福。

有爱的日子像蛋糕一样甜

|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报道

沿水月寺大街一路向北，过了水月寺小学，香甜的味道就从徐永昌的金麦然蛋糕坊飘了出来。

这是徐永昌一家人开的第三家蛋糕店，店名是徐永昌妻子马海霞起的。从经营第一家店起，每个家人轮流给蛋糕店起名字就成了一种习惯，这也是这家人独有的幸福与浪漫。

猛张飞拿起绣花针

蛋糕店不忙的时候，40岁的徐永昌时常会想：握惯了抹灰铲的手，如今改握奶油抹刀，好像也没想象中那么难。

早些年，在徐永昌的老家——河间市东城镇北寨村，很多村民进城当了建筑工，徐永昌也不例外。

起初他年纪小，也没什么手艺，只能干些力气活儿，吃了不少苦——10个手指肚，个个磨得露着肉，干活时，手下到水里，钻心地疼。

即便后来徐永昌掌握的技能多了，外墙保温、镶瓷砖……成了多面手，收入依然算不上高。忙起来一走就是几个月，北京、上海、内蒙古……天南海北到处跑。最夸张的一次，他一个星期跑了3个城市，每天累个半死，才挣15元钱。赶上没活儿的时候，一连好几个月，每天连15元钱都挣不着。

23岁那年，正在北京干活的徐永昌，经人介绍认识了同乡马海霞，两人很快就有了成家的打算，徐永昌也开始更多地思考未来。“总不能当一辈子建筑工吧，收入不稳定，还经常不在家，最好学一个能养家糊口的手艺。”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学烘焙，“蛋糕店利润高。我从小会做饭，蒸包子、烙大饼都可以，学烘焙一定错不了！”

徐永昌信心满满地报了名，可现实却给他浇了一大盆冷水。

他那双握惯了抹灰铲的手握起奶油抹刀，就好像猛张飞拿起了绣花针，“怎么使都别扭。圆形的蛋糕做成了椭圆形，需要抹平的地方总是坑坑洼洼。”

每当这个时候，徐永昌也会心烦，甚至想把抹刀扔到一边去，再也不碰它，可一想到两人的未来，他还是坚持了下去……



蛋糕出炉，徐永昌夫妇用心地将其摆上货架。



这些年，夫妻俩吃了许多苦，但收获更多的是甜。

一天练不会就两天，两天练不会就三天……就这样，光是学习使用奶油抹刀，徐永昌就练了3个月。白天在学校里练，晚上回到家，就把脸盆扣过来接着练。就这样学了半年多，徐永昌出师了。他在北京的一家蛋糕店找了份工作，“一个月能挣1700元，虽然不如工地上挣得多，但能边干边学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徐永昌说。

地下室里的创业梦

2008年，在北京打工的徐永昌，不仅迎来了奥运会，也迎来了幸福的婚姻生活。

那时候，他和妻子都在蛋糕店打工，两个人月工资加起来只有3200元，住的是5平方米的地下室，大白天都得开灯，至于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，更是夫妻俩想都不敢想的。

生活虽然不易，但他们都对未来满怀憧憬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蛋糕店。他俩简单合计过：当时在北京开一家小店，房租、设备、原材料加起来，最少也得10多万元，可自己的积蓄却远没有这么多。

有梦想就勇敢去追。每个月600元钱的房租是固定支出，省不了。夫妻俩就从其他地

方想办法。衣服够穿就行，饭菜上尽量节俭，逛街只看不买……就这样，每个月硬是能攒下2200元钱。

在别人眼里，徐永昌夫妻俩过得挺寒酸，可他们自己却觉得很幸福，尤其到了月底，看着银行账户里又多了2200元钱，就好像看到蛋糕店又多了一件新设备。

没几年，夫妻俩开店的愿望就实现了。

徐永昌给蛋糕店起名叫麦吉，希望以后每一天都吉祥顺利。

如他所愿，蛋糕店生意很快就步入了正轨，每个月纯收入有五六千元。徐永昌退掉了地下室的房子，在蛋糕店旁租了一间小平房，“不用排队上厕所的感觉真

晚上8点，曲红香打开手机里的直播软件，“曲老师心理咨询”准时上线。

从线下到线上，从“一对一”交谈到万人围观，改变的不仅是工作场所，还有受众与交流方式的改变。

心理咨询师走进直播间

| 本报记者 张智超

相隔不知远近，手机屏幕一分为二，主播与连麦粉丝交流的同时，大家你一句他一句，或留言互动，或好心劝慰……这不是寻常的直播带货，而是在众人围观的直播间里进行的一场心理疏导。

在抖音搜索“心理咨询”，能搜到数百个账号，有的通过视频分享心理知识、解答粉丝问题，也有的通过直播与粉丝连麦，为其解开心中千千结。

从线下到线上，从“一对一”交谈到万人围观。当心理咨询师走进直播间，改变的不仅是工作场所，还有受众与交流方式的改变。

走到屏幕前

晚上8点，曲红香打开手机里的直播软件，“曲老师心理咨询”准时上线。

53岁的她，是运河区南陈屯镇中心学校的德育校长，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，在抖音的账

号是“曲老师心理咨询”。

曲红香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已经13年了。“我在工作中发现，很多学生和家长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需要进行心理疏导，于是通过学习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。”曲红香说，“过去，不管是‘一对一’咨询，还是团队咨询，都在线下进行。除了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之外，没有其他人参与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曲红香都认为，心理咨询要在私密、稳定的空间内进行，但随着短视频平台的走红，她开始了新的尝试。

2020年，曲红香申请了抖音账号，在网上发布短视频，介绍心理知识、解答粉丝问题，并在2020年底，开始线上直播并开放连麦，免费为粉丝进行心理疏导。

围观下的疏导

没有特殊情况，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四的晚上8点，曲红香的直播间都会准时开启。

她的抖音粉丝有1000多人，不过，愿意在众人围观下敞开心扉的人只在少数。“虽然每次直播只有10多个粉丝，但参与进来的都是‘铁粉’。”曲红香说。

在曲红香的直播间里，前来寻求帮助的大部分是普通人，希望能够改善人际关系、生活状态。通常情况下，连麦粉丝说的第一句话都是：“我关注你很久了，看了很多场直播，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连麦。”

正如连麦粉丝说的那样，关注曲红香直播的人都知道，心理疏导是全程公开的，直播间里的每一个粉丝都能看到，并参与其中，随时发表自己的观点、分享自己的经历。

但即便如此，每次成功连麦，曲红香仍会主动声明直播间的公开性，并再三跟连麦粉丝确认是否愿意讲出自己的故事。连麦粉丝讲述故事时，她也会及时控场，制止一些对当事人造成伤害的留言，鼓励粉丝倾听不同的

声音。她说：“这是对愿意向大家敞开心扉的人应有的尊重。”

连麦粉丝明明清楚是在直播，却依然愿意把涉及隐私的内容毫无保留地说出来，这不仅是一种勇气，也是一种无奈。“有些事情无法对身边人讲述，所以才需要到网上找陌生人说。”也正因如此，曲红香才格外看重这个直播间，想要把它做好，“其实我能做的并不多，无非就是针对粉丝问题快速进行疏导，并帮助他找到一条新思路，让他觉得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。”

直播间不能代替面对面

直播两年来，尽管有很多粉丝在曲红香的直播间解开了心结，但作为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，她依旧认为，直播间并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。

“咨询师走入来访者内心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，需要经历很多次的深入交谈，这是直播连

好！”

奔出来的好日子

日子一天天过，蛋糕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，最好时，夫妻俩每个月能挣到1万多元钱，更重要的是，当初的二人世界变成了四口之家。

“自从有了孩子，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。”在外闯荡了10多年，徐永昌夫妇有了回家的打算。2017年，他们关掉了北京的店面，回到沧州，在运河区大化小区开了一家蛋糕店。

店名叫泡泡蛋糕，是孩子起的。

蛋糕店不临街，生意就差了很多。头几个月，一天的营业额也就三五十元，连成本都赚不回来。

眼瞅着蛋糕店开一天赔一天，要是放在别人身上，也许早就坐不住了，可徐永昌却并不着急。他相信自己的手艺，更相信：“不管做啥买卖，最终看的还是人品。”

邻里之间，谁家水管漏了、灯泡坏了，他都主动帮忙去修；快递到了，邻居不在家，他就把蛋糕店当成寄存室；邻居家的孩子独自在家，他帮忙照看……没多久，邻里关系好了，生意也大有起色。

转眼又是两年，两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纪，花销越来越大，蛋糕店生意虽然不错，但也只是勉强够用。徐永昌和妻子拿出这些年的积蓄，在水月寺大街上开了这家金麦然蛋糕店。“店名是我媳妇起的，老规矩，一人起一回。等过些年再开分店，就该轮到我家老二了。”幸福和自豪的笑容挂在徐永昌脸上。

徐永昌年轻时有个军旅梦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始终没能如愿。妻子马海霞知道，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。去年7月，他为蛋糕店申请了运河区拥军服务站，军人、军属来到店里，一律享受会员价。

徐永昌明白，这是妻子对他的爱。

